

大众视线

河鲀险成夺命毒药

莫贪鲜! 不碰、不买未经专业处理的河鲀

□记者 陈雪峰 程兰霞 文/图

近日,市区王先生吃了“现场宰杀”的河鲀后,出现头晕、呼吸困难等症状,幸亏抢救及时并无大碍。记者了解到,早在2016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对销售制作河鲀出台了明确规定,但仍有少数商贩或明或暗销售活体河鲀。河鲀制作过程中,一旦处理不当,容易给食客带来危险。

王先生:
吃河鲀“中了毒”

王先生是辽宁人,在盐城从事药品销售工作。他喜食河鲀,以往也多次品尝美味河鲀。4月17日中午,王先生在市区一家菜市场海鲜店购买了3条河鲀。“河鲀是现杀的,带回家自己做。我下午2时许吃完,20分钟后就感觉头晕、呼吸困难,手也不听使唤了。”王先生强撑着打车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区就诊。

下午3时左右,医生对王先生实施抢救,洗胃、灌肠。医护人员建议他住院观察。王先生觉得没有大碍,就提前出院。但王先生总觉得有点晕乎乎,感觉记忆力差了些,容易犯困。王先生吃河鲀“中了毒”,医疗费和妻子来盐城陪护的路费,总计花了8000元。他认为,这笔钱应由出售河鲀的商家承担。

医生:
吃河鲀中毒有可能危及生命

河鲀毒素易导致呼吸衰竭、心脏骤停等。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区急诊内科姚洁医生说,一旦出现河鲀中毒症状,有条件时要及时催吐,并紧急前往医院救治。

据介绍,河鲀毒素主要集中在皮肤、内脏以及头部等部位,毒性比较强烈。如果不慎摄入,轻度发作可能引起口唇、手指麻木等症状,中度可能出现运动麻痹、麻木感加重等现

象,重度或极重度甚至出现血压下降、吞咽困难、呼吸停止。

市民:
人工养殖的河鲀真无毒吗?

专家介绍,通常情况下人工养殖的河鲀低毒或无毒,但需严格管控养殖环境和加工环节。河鲀毒素并非河鲀自身合成,而是通过食物链从含有毒素的微生物(如某些藻类或细菌)中积累而来。人工养殖通过遗传选育及控制饲料、养殖环境等多种手段,大幅降低河鲀毒素积累能力。但是,即使是养殖河鲀,毒素仍可能微量存在于肝脏、卵巢等内脏中。此外,水温、水质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河鲀个体的毒素转化能力。

我国对河鲀的监管要求较高,如加工规范方面,明确要求必须由专业人员去除有毒部位(如内脏等),且需高温或碱性条件彻底分解毒素。在市场准入方面,我国仅批准特定品种(如红鳍东方鲀、暗纹东方鲀)的人工养殖河鲀上市,并需通过严格检测。

商贩:
杀好回家,可以自己做!

4月25日下午,记者来到王先生购买河鲀的菜场海鲜店,店内鱼虾蟹等海鲜琳琅满目,原本摆放河鲀的鱼缸内换成了其他鱼。问及店主是否有活体河鲀,店主面露难色:“以后不卖河鲀了。”

随后,记者来到市区一家大型菜市场,发现有店铺销售活体河鲀。“活河鲀35元一斤,非常新鲜,味道鲜美,杀好回家自己做,很简单。”店主热情迎上来。当问到河鲀是否有毒时,店主拍着胸脯说:“养殖河鲀没毒。”

一位养殖河鲀多年的人士说,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有关部门明确规定:“河鲀鱼有剧毒,不得流入市



菜市场内经营的活体河鲀。

场。”2016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方鲀加工经营的通知》,有条件放开加工经营。同时,禁止经营养殖河鲀活鱼和未经加工的河鲀整鱼,禁止加工经营所有品种的野生河鲀。这位人士表示,即使养殖的河鲀也会有轻微毒素。市区某饭店厨师坦言,饭店采购的都是人工养殖河鲀,但不是所有饭店都能加工,必须要有相关资质。

特别提醒:
做河鲀生意不能随意

负责处理王先生案件的盐城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药处工作人员陆苏表示,国家明文规定,禁止经营养殖河鲀活鱼和未经加工的河鲀整鱼。陆苏表示,经营活体河鲀属于违法行为,他们已对这家销售活体河鲀商家进行立案调查。

“食用河鲀中毒时有发生,而且也禁止不了。”喜爱吃河鲀的食客赵先生认为,“相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开展调查摸底,建立河鲀养殖常态化监管机制,制定完善促进河鲀养殖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系列制度和措施,并开展专项检查,严防活体河鲀流向市场和餐桌,让大家能吃上放心河鲀。”

新闻链接:

2016年,国家相关部门发布《关于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和养殖暗纹东方鲀加工经营的通知》(农办渔〔2016〕53号)中明确,为规范河鲀养殖和加工经营,保障食用安全,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鲀(*Takifugu rubripes*)和养殖暗纹东方鲀(*Takifugu obscurus*)的加工经营,仅允许养殖的红鳍东方鲀和暗纹东方鲀(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审定备案的养殖品种)用于加工经营。加工企业须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并取得河鲀鱼加工经营许可。加工产品须经专业机构检测,确保毒素含量≤2.2mg/kg(以鲜品计)的安全标准。在经营方面,仅允许销售经加工去毒处理的河鲀产品(如冷冻鱼皮、鱼肉等),禁止经营活鱼或未加工的河鲀。产品包装须标注可追溯信息,包括鱼源基地、加工企业、检测合格证明等。

回音

河畔之星小区物业撤出?

市仁恒物业公司:实属无奈之举

本报讯(记者 程兰霞)“我们小区物业不声不响地撤走了,怎么回事啊?”连日来,家住市区永宁路河畔之星小区的袁女士、周爹爹等市民向“大众来信”栏目反映,请本报了解情况,恢复相关物业服务。

就袁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与市仁恒物业公司取得联系,一名工作人员倒起苦水,物业公司退出服务是无奈之举,公告里面写得清清楚楚。记者仔细阅读公告,公告上写道:2024年9月30日,河畔之星小区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5名小区业主代表中有4名业主未缴纳物业费,其中1名业主代表已有4年未缴纳物业费。物管会没有做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和

成立业委会该做的工作,还逐户上门宣传并要求业主签字:“物管会要帮业主们维权,换掉现在的物业,欠缴的物业费不用再缴纳。”这种做法造成小区管理秩序混乱,业主种菜、消防通道堆放杂物、地面乱停车辆,难以管理,物业费收取极其困难,无法提供正常物业服务。该物业公司经研究决定退出河畔之星物业服务工作。

随后,记者致电河畔之星小区所属的亭湖区毓龙街道洋中社区,工作人员回复,河畔之星小区属于老旧小区,该小区的物业服务相关事宜正在积极协调沟通,会尽快恢复正常物业服务,给居民一个满意的答复。

回音

“人民出行”共享电瓶车用不了?

客服回复:正在升级维护

本报讯(记者 程兰霞)“最后一公里”便捷选择。但最近市民朋友发现共享电瓶车突然消失,街头仅剩的几辆也是故障车,究竟是怎么回事?

记者与“人民出行”客服取得联系,对方回复说,为了提升用户体验,目前“人民出行”车辆正在逐步回收升级维护,在路面看到的车辆仍可扫码使用,如果暂时看不到车辆,建议等待后续使用。

近年来,在市区街头都能看到大量崭新的共享电瓶车和共享单车。共享电瓶车车筐内放有安全头盔,车辆座椅宽厚舒适。从最初的“小鱼出行”,到后来的“人民出行”“哈啰出行”“青桔单车”等共享电瓶车,以智能科技赋能短途出行,精准覆盖医院、景区、商圈等民生热点区域,为市民提供

建议

听民声解停车忧

市民王先生:

节假日开车去大市区,停车都成难题。路边不少收费停车位位置好、标识清,适合短时停车,可因收费使用率不高,周边道路却停满车辆。建议节假日开放这些收费车位,同时开放节假日闲置的事业单位车位,既能提高资源利用率,也能缓解停车难题。

利民的创新之举,彰显城市开放共享格局。

实施中,需协调单位管理与对外服务,规划时段和区域,保障单位运转与资源利用。加强免费车位引导,除手机App展示车位余量,还可在交通路口、商圈设引导标识,多渠道发布车位动态。此外,联动商业场所、社区

错峰开放车位,整合多方资源;利用大数据动态调配车位,完善收费制度平衡供需;结合智能监控与人工巡查,维护停车秩序;建立反馈机制优化服务,联合周边城市共享停车信息;开展文明宣传,提升停车规范意识。多管齐下,让停车不再难,让盐城更有温度与活力。

身边事

守护少年明亮“视”界

市民李女士:

我是一名小学生家长,孩子最近总说看不清黑板,视力也明显下降。经了解,教室电子黑板反光问题突出。每天上午阳光照射时,屏幕反光刺眼,孩子只能歪头、眯眼勉强看板书;课件切换时,反光角度变化,内容更是模糊不清。中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发育关键期,视力尚未成熟,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不仅影响听课效率,更给视力健康带来隐患。电子黑板虽能丰

富教学形式,但反光问题亟待解决。希望学校能调整屏幕角度、安装遮光帘,或升级防眩光设备,让孩子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保护好视力。

电子黑板推动教育信息化升级,其动态教学、互动功能显著提升课堂效率。然而,反光问题却给视力尚在发育的中小学生带来健康隐患。未成年人视觉系统调节能力较弱,长期受反光刺激,易加

征集

为传承发扬“从大众中来,到大众中去”的优良传统,盐阜大众报“大众来信”专版、我言新闻客户端“大众来信”频道联合开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集活动,欢迎广大读者、网友提供问题线索,提出意见建议。



出生3天被送走,母亲苦寻36年

本报讯(记者 程兰霞)女儿出生3天被家人偷偷送到原市纺织厂一姓张人家,后转送到东台安丰孤儿院,再后来杳无音讯。5月20日,提起被送走的女儿时,盐都区龙冈镇的葛乃琴难过地说不出话:“如果她过得好,我不打扰她的生活;如果她过得不好,我可以补偿她。”

葛乃琴希望通过“大众来信”栏目,帮她找到女儿,了却心愿。1988年11月29日,葛乃琴的女儿出生。“我老公是几代单传,长辈们重男轻女,当时计划生育抓得紧,一家只能生一个,家里长辈商量着偷偷把宝宝送到纺织厂一户人家。一开始他们不肯告诉我,

后来我才知道。”葛乃琴思女心切,从家人口中得知消息后,立即到原市纺织厂一姓张人家寻女。“几经周折,我才知道,长辈们把孩子送给人家,当晚就被厂里保卫科的人抱走了。”再后来,葛乃琴听说,女儿可能被送到东台安丰孤儿院,也有可能被人领养。

36年来,这件事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葛乃琴心头。“我女儿大眼睛、小酒窝、长手指,穿红黑小花棉衣棉裤,黄底红花被子,身上有出生纸条,被被子里有奶粉、奶瓶,还有两块钱。”葛乃琴说,她只想找到女儿,知道女儿过得好不好,还想当面跟她说声“对不起”。